

夕陽山外山

李叔同傳奇

潘弘輝◎著



當代名家

廣播小說

夕陽山外山——李叔同傳奇

潘弘輝◎著



00202067

當代名家

夕陽山外山：李叔同傳奇

2001年1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潘弘輝
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發行電話：2 6 4 1 8 6 6 1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 6 4 1 8 6 6 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艾琳

封面設計 張小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170-1 (平裝)
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第一章

秋日，晨曦未明。少年李芳遠在床榻上翻來覆去，終於決定翻身下床，穿上衣衫。窗外才剛濛濛亮，他再也等不及，就匆匆朝外頭跑了出去。他一路走著，天地間大霧瀰漫，但他是知道路的。今天對他來講可是個重要的日子，他的師父，將從永春由水路乘船直駛洪瀨。他很興奮，與師父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曾見面了。他踢著土路上的小石子，昨夜的霧氣與露水沾濕著路旁的草葦，他的鞋被浸濕著，心情卻雀躍不已，走著走著不自禁地哼起歌來：

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

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斛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

唱到後來，李芳遠越唱聲音越低。這首〈送別〉是他從小便耳熟能詳的歌曲，作詞者正是他的師父。一代高僧——弘一法師李叔同。他的腳步也稍微緩慢了下來，對於他這個師父，他的心

中真是充滿了無法說得清楚的感情。

天光更亮了些，霧也散去不少，他加緊步子，朝羅溪渡頭而去，這渡頭是在晉江的上游，按時間推算，法師的船隻應該會在今天清晨經過這個地方。李芳遠心想：

「會不會錯過了呢？昨天聽爹說，弘一法師已離開蓬湖，第二天破曉便要離開永春……」想到這裡，他不自禁地在茫茫白霧之中小跑步起來。

站在渡頭的木樁上，江面的霧氣更濃，在一片白色籠罩的濃霧裡，竟下起微微細細的雨，他的髮及衣衫都被濡濕了。只聽到江水偶爾發出的咕嚕咕嚕聲，還有水流互相拍打的破破聲，李芳遠不自覺地怔忡起來，他想起了許多事，也想起了與師父第一次見面時候的光景。

四年前，弘一法師剛從一場大病中痊癒，移居到鼓浪嶼的日光巖閉關。這鼓浪嶼是在海上的一个島嶼，這裡本來就是一處佛教的名刹聖地，香火鼎盛，來往的香客絡繹不絕，當然也總少了一些吵雜的鞭炮爆竹聲及遊客們嘻嘻哈哈的喧嘩聲。

秋陽高照的某一天早晨，李芳遠與他的父親來到這裡，拜過大殿的三寶佛後，他便牽著父親的手，在這佛寺周圍四處亂逛。好奇心讓他感覺到這裡無處不新鮮，尤其是看到和尚們正在殿裡敲著木魚，有些在唸經；信徒們則準備了一些水果，點著香，跪在佛前祈禱默念。這讓李芳遠不解，於是他天真地問他的父親：「爹，他們這樣是在幹嘛呢？」

「祈求佛祖菩薩可以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啊！有些或許也求求仕途或錢財……」

「這樣子求會有用嗎？佛菩薩真的能有這麼大的神通？求一求就能實現？」

「這個問題，可真把我給難倒了，也許……，寺廟裡的師父們可以給你更明確的答案。」

他們在廟宇廊廡房道上四處觀賞、漫遊，李芳遠止不住興奮，跑著跳著，在寺前寺後轉了好幾圈，拐彎抹角無意間找到弘一法師所住的這間關房來。

「爹，剛才在大殿上聽到有人說弘一法師在這間廟裡，誰是弘一法師啊？」

「弘一法師啊，他就住在這間房裡面！」李芳遠的父親指著法師的關房，就在這個時刻，門被打開了，從門縫間跑出一隻灰黑色斑紋的小貓，小貓看了李芳遠一眼，喵喵叫地在他的腳邊磨蹭。李芳遠彎腰抱起小貓，用手掌輕輕地撫摸牠。這時，李芳遠看見門裡站著一個僧人，他的背後彷彿散發著一股無形的光暈，他整個人說不出話來，只能呆呆地凝望著這位十分消瘦、身形像鶴一般的和尚。

法師看到這個少年，心頭也被震了一下！這個孩子，簡直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蓮花，是如此地眉目清秀，並且充滿著靈性。法師不自禁地露出微笑，並打開房間的門扇，示意他們進入內來。李芳遠的父親喜出望外，雀躍之情溢於言表，高興地說：

「久仰弘一法師大名，今日得見尊容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法師合掌，道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他的眼睛一直隨著少年的身影移動。

少年走到法師的桌前，看著法師鋪在桌上紙張寫著的字，墨汁尚未全乾。他看著法師的字，出了神，小貓從他的懷裡跳下，從門口跑走，他仍渾然不覺。看著這些字，他是看得傻了、看癡了！於是不由自主的說：「法師的字，寫得真好。是我所喜愛的！以前我在別的地方看過，便一直很喜歡；我們唱的歌，聽說也是法師作的吧！法師，可以請您收我作徒弟，教我寫字嗎？」

弘一法師看著這孩子，微微地笑了起來：「嗯，好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對於這個孩子，法師打從心底生出了一份好感，這孩子帶給他乾淨而透澈的感受，是這幾個月以來在鼓浪嶼所未曾有過的。

「李芳遠，法師，我叫作李芳遠。芬芳的芳，遙遠的遠。」

「李芳遠啊！」法師伸出手去搭著他的肩膀，輕輕地拍了拍。

「以後常來這裡玩吧，我們有緣。」

隔了幾天，李芳遠又從廈門渡海而來，這幾天回到家裡，心中老是惦記著法師。他也弄不清楚是一股怎麼樣的力量牽引著他，使他非常想念法師。如果以一個緣字可以輕易解釋，那麼，他認為自己與法師之間，是早就存在著某種深厚的感情。他的胸中滿漲著潮水，好多的想法意氣飛揚，讓他的心情相當浮動，彷彿只有遇到法師，跟他傾訴之後，才能獲得平靜。

來到關房外，法師並不在裡面，他四處走走逛逛，詢問其他的僧人，才知道法師往海邊的方向了。於是他循著小路，來到海邊，遠遠地，便看到弘一法師坐在一處礁石陰涼處，望著大海。他興高采烈地喊著：「弘一法師！」

法師回過頭來看見他，不一會兒功夫，李芳遠已經蹦蹦跳跳穿過好幾座大的礁石，偎靠到他的身邊，法師說：「芳遠，你來啦！」

「法師常來這海邊看海嗎？」

弘一法師看著他，胸口起伏著，額頭及臉頰上都冒著汗，但整個人在陽光下，卻散放著一股青春滿溢的氣息。法師帶著他一貫的微笑回答：「是啊，我喜歡來這裡看海。你聽，這海潮的聲音從遠方鼓起，衝向岸邊，拍打著礁石，然後再次退去。一次又一次，蘊含著生命無限澎湃的力

量啊。生命，湧起，退去；周而復始，循環不絕。」眼前這個少年，有點怔愣，看看他的身後，法師再問：「你爹沒有一起來嗎？」

「他還有事要忙，我閒得發慌，心中甚是想念法師，上回來過一遍，怎麼來去的路我是知道的。忍不住，就跑來了。」

法師再次笑了起來，李芳遠蹲坐到他的身邊，陪著他看海。海浪的聲音一波一波，衝向礁岩的白色浪花奔騰的氣勢令人心中心中飽滿無比，但似乎又帶著點虛空……。

「法師，我有一些佛學上的問題，是不是可以問你？還有，你是不是可以教我寫寫字，我想跟你學寫毛筆字。」

弘一法師凝視著他，摸摸李芳遠的頭說：「芳遠，你真的是很有慧根，來，讓我來猜猜！你是不是要問來日光巖拜佛的這些人，求佛菩薩的心願，佛菩薩是不是能幫他們達成呢？」

「法師，原來你早就知道了。可是，你怎會知道呢？」

「天底下很多事、很多道理是相通的。求佛菩薩是要求了生死的法門。怎麼樣能了生死？遠遠比追求世間這些聲名利祿、榮華富貴要來得重要啊！」

「所以法師的出家是爲了要求了生死的方法？我懂了，拜佛菩薩的用意並不在求佛菩薩給我們多少好處，而是在修養自己，讓自己用更好的方式去面對這個世界，對不對？」

法師點點頭，這個孩子果然聰慧無比，這樣的道理一聽就懂。

「那麼在這裡來往的香客，肯定對法師的修行有很大的影響，這些遊客這麼吵，肯定會打擾了你的安靜。爲什麼法師會來這裡呢？這樣對你，是件好事嗎？」

這個孩子的天真話語真是一語中的！剛經歷了一場大病的弘一法師，曾在寫給仁開法師的信中，表達過他來到日光巖後心裡的感受：

來到鼓浪嶼之後，境緣愈困，煩惱愈增，因以種種方便，努力克制，幸承三寶慈力加被，終能安穩，但經此次風霜磨練，遂得天良發現，生慚愧心……

對於弘一法師來講，在鼓浪嶼不止香客多，來這裡消暑、遊山玩水的遊客也不少。有些還在寺裡面吃住、過夜睡覺。更有人是千里迢迢前來找他寫字的，他想要避開這紛紛擾擾的世界，但卻避無可避，令他無法安靜清修，讓他十分的困擾。

他看著眼前這個陽光般的男孩，他的心對未來，只有充滿著希望與好奇，而沒有煩惱吧！法師對著少年說：「芳遠，你要拜我為師，皈依我佛嗎？」

「法師願意收我為徒？我真是太高興了，師父在上，請受我三拜！」
於是李芳遠就在礁石上磕起頭來，皈依了弘一法師。

「芳遠，從此，你就是我所收的俗家弟子，佛門的戒律與規矩，你也要開始慢慢了解。我與你有緣，看到你，總讓我想起我自己小的時候……。讓我想起生命裡還有的一些美好的希望。你有很好的資質，千萬別輕易浪費了啊！」

少年磕完頭，法師將他扶起，少年也攙扶著法師，一起站了起來。鼓浪嶼海邊的潮浪不斷洶湧地拍打著岸邊，陽光潑灑在他們倆的身上，形成一幅美好的圖畫。

另一天，李芳遠又來日光巖找弘一法師，法師正在關房內，於是他前去敲門，並且喊著法師：「師父，你在嗎？」

「是芳遠嗎？進來吧。」

關房並未上門栓，李芳遠將關房的門打開，法師正餵完那隻灰黑斑紋的小貓，小貓看見芳遠來，又跑過來他的腳邊轉了兩圈，並用身體磨蹭著他的腳踝撒嬌。李芳遠照舊蹲下來撫摸小貓，一邊高興地與法師說：「師父，我在廈門聽見許多人談論你呢。原來，你在年輕的時候就是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。我以前只知道你的歌，聽過你的歌，現在，我對您可更加是欽佩得五體投地了呢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芳遠，那些都是浮生的虛名。一個出家人應該要放掉過去的那一切，專心地念佛才是，我的前半生，不用再提。」法師頓了一下，又繼續：「說來可笑，在日光巖，我的確常常因為衆生的打擾而苦惱。這苦惱，絕非一個修佛之人所要追求的佛法，這是衆生的心病，我心裡雖然知道，卻也一時片刻無法拋得掉。呵！煩惱即菩提，我啊！出家將近二十年，這顆心依舊無法在煩惱中澄清。如此這般『充賢作聖』講經說法，豈不可笑？」

「怎麼會呢？師父，出家修行的人，哪一個不是在清靜中專心才能求得佛法？你對自己要求太過嚴格啦！」

弘一法師搖搖頭，臉上帶著笑容說：「以後啊！再也不敢作冒牌的交易了！只有退而修德，閉門思過，作一個懺悔的和尙……」

還正說著，弘一法師看著窗外的臉，突然罩過一陣寒霜，接著全擰成了一團。窗外傳來小貓淒厲的慘叫聲，李芳遠轉身一看，那隻灰黑小貓被一隻野狗咬住了腸肚，李芳遠衝出去拾起一旁的木棍，作勢追打。野狗低低鳴吠著，與芳遠敵對，芳遠用木棍朝野狗狠狠丟去，野狗落慌而

逃，丟下奄奄一息的小貓。

芳遠捧著鮮血淋漓的小貓進到關房，看見弘一法師痛苦的表情，眼淚流個不停。弘一從窗戶裡清楚地看到這一幕，他哽咽地說：「衆生如此相殘！小貓與牠並無恩怨啊……。」

法師將斷氣的小貓捧過去，放在關房裡的一尊佛像前的地上。他快速地跪下，急切地念起〈往生咒〉！李芳遠站在一旁，不由自主地全身顫抖起來……。

眼前的白霧又退去了一些，只剩下水面上仍飄浮著一層薄薄的霧氣，可以看見滔滔滾滾的江水，延伸到遠處的山坳。李芳遠在渡船頭的橋墩上已經等了一個小時，還是看不到弘一法師所搭的船隻身影。他不禁有些著急起來，難道真的錯過了嗎？正猶豫之間，就看到一葉孤帆從雪白的蘆花叢中冒出頭來，並且在水流中行駛而來。李芳遠心想這船可能是渡法師的那艘，便在渡頭上不斷歡叫著：「喂——，船家，靠過來啊——靠過來。」在船艙中的弘一法師從裡向外望，已經看到站在橋上的少年。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他驚喜地扶著艙壁站起身子，走到外頭的甲板來，急急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——」

法師的聲音裡面充滿著至情至性，李芳遠聽在心中，感動得渾身顫抖。他便一面雙手合十，一面跳上這艘接近渡頭的船。李芳遠這回再見到法師，已經又相隔一年多了。這一年多，歲月在弘一法師的身上更加添了許多的滄桑與老邁，他的鬚鬚幾乎全白了，人顯得更加清癯枯瘦。在微微雨霧中只見僧衣下裹著一副削瘦的身子骨，有如寒風裡的一株蒼松！法師面帶微笑，一雙微闔的眼流露著光華，李芳遠的眼眶中盈積著淚水，他不自禁地叫了聲：「師父——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芳遠，你好嗎？」

「師父，我好，我好，你好嗎？我以為就要錯過你了呢！」

「你怎麼會錯過我呢？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會錯過誰的啊！一切冥冥中自有緣份……」

法師身後站著一位高大的僧人，正是做為弘一護法的傳貫法師，他朝著李芳遠點點頭問道：

「貴村一切都還安好、太平嗎？」

「永春附近的山裡時時聽說有匪徒作亂，但我們村子還算太平的。」

「太平就好，現在時局這麼亂，一切都需小心為是。」

「師父身體還好吧！還常咳嗽嗎？」

弘一法師撥動念珠，口中喃喃念佛，臉上依然帶著慣常的微笑。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李芳遠心中有著滿腔的熱情，對法師的關心，他是準備了一肚子的話要來跟法師說，於是他繼續問道：「法師什麼時候再來永春呢？」

「等待來年機緣成熟的時候，即當重來！可這是不能決定的，或者那個時候我已經往生西方了呢！」弘一法師悠然地回答，心情已經不像剛見到芳遠時充滿著波動。他微笑看著這個十七歲的少年，想當初在日光巖認識他的時候，他才十三歲啊！如今身子骨抽高，已經像個大人的模樣了。法師的心中充滿著一種踏實的欣喜。對這孩子，他的心裡有著親人般的感情。他說：「芳遠，你要將我送到哪裡呢？」

「送別——。」芳遠脫口而出，這首有名的曲子是弘一在出家前填詞所作的歌曲。他剛剛在要來渡頭等法師的路上還哼唱著呢。但這是一首感傷而悲涼的歌，李芳遠心情不禁有點跌

落，歌詞裡那種淒涼，並帶著生離死別的哀傷滋味，湧上了心頭。

「再往下面去，有個叫冷水村的地方，那裡有個簡便的木頭渡橋，我送師父就送到那裡，在那裡跟你告別……。」

弘一法師便不再講話了，回復了一貫淡然的僧人態度，手中撥動念珠，輕聲喃喃念起佛來。法師開始念佛，李芳遠也不便打擾。法師的態度裡有著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，這種威嚴不是嚴肅的，而是讓人打從心底佩服的！此時船上再沒什麼多餘的聲音，只聽得江水的聲音潺潺奔流，船隻的速度飛快，船上的人卻是靜默無語的。

一些與法師相往來的印象在腦海中激盪著，李芳遠回想起民國二十七年，那時日軍侵華，五月，廈門便淪陷於日本海軍艦炮支援下的陸戰隊手中。當時他以爲法師身在廈門，擔心得不得了，四處出去查訪，都一直沒有消息。因爲法師形同閒雲野鶴，獨來獨往，一直不願意將自己的行蹤告訴別人，總是隨緣來去，直到廈門淪陷，才接到他的書信，知道他已經前去漳州了……。

芳遠居士，近日廈門多擾，鼓浪嶼想必也不安寧，希望芳遠隨同家人回返故鄉永春，爲師與你只需保持書信往返連繫即可……。

法師對他的關心，李芳遠點點滴滴記在心頭。他當然也了解法師，爲了報答閩南信衆對他的好，即便是拖著病弱的身子骨，打擾了他自己的清修，他都無所謂。但他知道法師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；法師要追求的，並不在於世間的地位或聲名，四處演講、與人交際應酬等，都是有違他內心真正意願的。於是他給法師寫了一封信：

師父啊！近日從報章看到你的弘法活動頻繁，這真是太不像你了。經常參加宴會，接受他人的邀請、款待，這不是違背你的本意了嗎？請你不要再這樣了，不要再做這些事了！趕快閉關用功吧。再這樣下去，我真是為您老人家心急啊！而且，你的身體也經不起這樣的摧殘啊。……

十五歲的李芳遠，總共寫了五張信紙的蠅頭小楷給他的師父。請他息心閉關、不要再搭理這些世俗的事。弘一法師收到信後相當感動，從來沒有人敢、也沒有人願意告訴他這樣懇切的話。這封信有如當頭棒喝！讓他的心頭一震！他深深感到懺悔起來，於是提筆回信給這個小徒弟：

芳遠居士，你的來信我已收到，信裡的内容讓我感到相當慚愧而惶恐。從今日起，我將遵從你所說的，摒棄一切世俗外務，專心一意念佛清修。你的天真與充滿靈性的資質，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人可以與你相提並論，因為在你的心中並不會沉墮於世俗繁華表象的追求，這實在是令我感到相當敬佩的啊！你的內心裡那種既活潑又莊嚴的質地，在當代算來，可以說是第一人啊！過了這一年之後，我或許將離開這裡，前往別的地方……。

弘一法師對待李芳遠的心，並不因為他年紀小而有所差別，相反的，他十分看重這個小徒弟，他的資質清澈澄明，有些話語，往往能以一片赤子之誠，直指問題癥結所在。這樣的情感，反倒是比世俗的客套與節制更加地深摯了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這年弘一法師已經六十歲，李芳遠記得法師終於離開閩南，結束了他自己所謂的「一切名聞利養，埋頭造惡行為」，來到永春，準備入山閉關。李芳遠在一堆人當中一起迎

接他所敬愛的師父。法師在當地的佛教界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，他們很想來一場盛大的歡迎會，卻又深恐法師不快！法師不喜歡人家鋪張浪費，這點早就名聞遐邇，大家都有共識的。

李芳遠在這年十六歲，因為天資聰穎，詩文已經能夠自成一格。法師安頓下來後，隔天，就由芳遠與幾位佛教居士一同遊覽永春風景區——環翠亭，四處走走逛逛，而打算在第三天，由法師臨時預定的桃源殿說法，題目是〈佛教的簡易修持法〉，由芳遠來作筆記。

走在風景秀美的環翠亭，空氣中飄浮著花的香味，枝頭上還可以聽到小鳥啁啾叫著，身旁就是自己一直喜愛的法師，李芳遠的心情，相當喜悅而踏實。他滿臉笑容地問著法師：

「師父！明天你要講的修持方法，對一般大眾而言，應該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吧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做與不做都在一念之間，學佛也沒什麼特別之處，只要心念在此，自然是容易修持的！」

「有沒有什麼是學佛的信徒，必須奉行不悖的呢？」

「簡單的來說，要奉行三件事情。一、是深信因果重於一切，二、是發菩提心重於一切，第三、是專心於念佛的法門重於一切！……」李芳遠默默記著，對於師父的話，他總是記得牢牢的。他倆彷彿前世有緣，所以今生才會認識相熟。芳遠認為自己已經長大，除了尊奉法師之外，有能力，也該成為他的護持。

法師在閩南了卻他弘法的心願後，便打算到蓬湖的鄉間閉關習靜，以一年為期，靜居念佛。於是，就在他前往蓬湖之前，交代隨行的性常法師，若有他人來信一概退回。但是卻特別關照了人在永春的李芳遠，要他前來山裡一趟。

來到山中，李芳遠感覺到山中的溫度比平地要涼上許多。法師並未如原先打算住在蓬湖山中的普濟寺，反而是獨自居住在一間茅蓬的屋子中，而性常法師與幾個學律的法師，住在有一小段距離的下坡處的屋子，這種離群索居的生活，正符合了法師的心意。李芳遠見到法師後，稍微放下懸掛著的一顆心，他說：

「師父，見到了你，我才真的能夠稍微放下心來。你在信中寫道六月二十日前可以相見，之後便不能相見。我突然有不好的預感，便怎樣也得在你開始閉關靜修之前，來見你一面。」

「芳遠，我還好。你不用過於擔心，我這身子，不耐暑又不耐寒，但總是無礙的。」

「您老人家總是硬撐著，說不擔心才是騙人的呢！」

才剛說完，法師便咳嗽了起來，而且越咳越厲害，芳遠趕忙著在房間裡找法師的枇杷膏，抖顫顫地給法師服下一湯匙。並且輕拍著法師的背。

「師父，你還好吧？你這樣的身體……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這肺病，我與它前前後後也相處了四十年，時好時壞，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，這病，讓我想起了我的母親，她也是咳得這麼厲害……」

「師父，這些日子我間接聽人說起你的過去，相當精采，你在俗世間還有家人，你去過日本讀書，畫畫、談琴，還演過戲……」

芳遠還沒講完，弘一法師伸出手來，搭著他的肩膀。他的眼光與法師相對望，法師的眼睛半眯著，瞳仁黝黑烏亮，好像裡面藏著一座深邃的小宇宙。法師的微笑裡有著慈悲。芳遠的情緒有點波動，他對法師的情感很深！像父子，每次見到他，芳遠就感覺自己有滿肚子的話想要對法師

說。法師深深地看著這個小徒弟，對他說，又像是在對自己說：

「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，過去的就是過去了，說這些又有什麼用？」

「師父，難道你不會對過去世俗時的生活，還存有一些些的緬懷嗎？」

「我已經忘了，過去時的那一切，我已經都忘了啊……。」

法師的笑容裡有一種悲憫，讓李芳遠想哭！他也說不上來為什麼？修佛的人要斬斷世俗的、過去的一切情緣啊！對於一個在佛教裡學律法、以戒為師的一代高僧，更是要拋開過去的一切，而專注於念佛修行，證得三昧啊！

李芳遠感覺胸中飽滿，牽著法師回他的床鋪端坐之後，便安靜地坐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。法師閉起眼睛，默念阿彌陀佛，剛才的一場對話，便沉沉地跌落進入時間的小河中，再無蹤影。

李芳遠也靜了下來，窗外的樹叢與綠蔭在陽光裡顯得油亮，那種亮，相當生猛，彷彿要超脫一切似的；只聽得窗外的蟲叫聲漸漸大聲起來，芳遠看著法師，突然覺得有一種疼惜湧上心頭，他懂得這個師父，其實在內心，是個孩子！是個倔強的孩子！他不曉得以前在法師身上發生過什麼？對他而言，那也不再重要！他是個藝術家也好，教育家也罷！對他而言，他就是個「師父小孩」，李芳遠決定，要用自己的方式守護他、護持他。

他在這裡住了一天，隔天便要返回永春，臨去，他前去跟法師告別。法師站在茅蓬前，依舊帶著微笑，看到芳遠從土坡走上來，他返回茅蓬中，取出一幅字。

「師父，早。您昨兒個睡得好嗎？」

「好！好！阿彌陀佛。沒被這兒的老鼠給嚇著吧！」